

徐静蕾眼里婚姻是张白纸

被誉为一代“玉女掌门”的老徐，如今早过了玉女的年纪。踩着35岁的节拍，老徐一点也不觉得尴尬，因为她的美，靠的不光是年轻。做导演、开博客、办杂志，老徐一直忙得不亦乐乎。眼见青春只留下尾巴，感情却始终没有依托，老徐说她真的一点也不着急……



徐静蕾(前排右一)和她的同事们

爱看恐怖片晚上思维最活跃

一头短发的徐静蕾在小麦色肌肤的映衬下更显“自然”，她的美绝不属于倾国倾城，但就是精致耐看，踩在三十多岁的“尴尬”阶段，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味道。主持、设计、出版、唱歌、导演、表演等方面样样出击，要知道儿时的她完全没有这份胆呢。

老徐笑说，“小时候爸爸妈妈总对我说要好好学习，长大了总对我说要注意身体。晚上是我思维最活跃的时候，要不写写东西，要不看看碟子，热门的美剧我几乎每部都看过。”

中国有句古话叫做“三岁看大，七岁看老”，还是孩子的徐静蕾出生不久就被父亲严格地“塑造”着。挂着没干的眼泪徐静蕾曾被送上去全托，好不容易回家了，能在小屋里天马行空一会儿，父亲的脚步声已接近门口。小小的徐静蕾不得不放下手里的玩具，等待父亲风雨无阻的“检查”。她说那时候毛笔字、唐诗、散文对她来说既是“任务”，也是一把玩耍的钥匙，“只要父亲一点头，我就

自由了。”徐静蕾的童年里快乐和约束相伴，她却没有缺少同龄孩子都有的冰淇淋、布娃娃，除此以外，她收获的也绝不是一次次的“煎熬”。

现在的徐静蕾一手好字，一肚子墨汁，她懂得用知性的角度去看待生命的流逝，她越发觉得生活是需要一点一滴去感受的。这样的体验是“逼”出来的，用她的话说，“父亲把强扭的瓜扭出了甜头。”所以她说自己最感谢的人就是父亲，这个生命中最重要的男子，给了她最初的美好。

老板屋里居然养了一条狗

“再好的茶，其表现力，终究是通过茶汤来体现的。我们说茶的好与不好，茶汤占有绝对的比重。”这句话用在徐静蕾的事业上再合适不过了。

徐静蕾的眉眼间没有太多的霸气，这点让她适合各种戏路，当然，这不仅仅是天赋的问题，人缘好也是她成功的原因之一，她这两年办杂志当老板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例子。

“老徐的亲和不光是一张无攻击力的面庞，更多的是她的内涵，她很能服众。”走进她

在北京博雅园的办公室，一个二十出头的大学生这样讲。在这200多平方米的商住两用房里，老徐带着一帮乳臭未干的“犊子”们为这个叫《开啦》的电子杂志而挥洒青春。

灯光常常亮到凌晨，徐静蕾一身素装坐在电脑面前，不施粉黛，目光专注，累了就泡杯立顿红茶提提神，为了自己的杂志，她付出着母亲般的投入。

徐静蕾常常会这样自嘲自己，“台前是一个淑女，幕后就是一个间歇性神经病患者，一会儿兴奋，一会儿两眼发直。太忙碌的日子里好像身体悬在半空中。”知性的徐静蕾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辞劳苦，亲力亲为，办公室的“手下们”都被感染了，在他们眼里徐总既是一个认真的文化人，也是一个平易近人的朋友。“谈公事时徐总都是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的，但是生活中却像个大孩子，喜欢和我们一起撩起袖子吃火锅……”

徐静蕾的工作室布置得轻松而简单，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里还养了条狗。老徐把妈妈养的狗放在办公室里养，小狗叫康康，可爱而漂亮，大家工作累了都会逗逗它，办公环境其乐融融。

小王是沈阳人，大学毕业就到了徐静蕾的公司，当时她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的，没想到一眼就被老徐相中了。第一次见到老徐，她很紧张，“以前只是在电影里见过她，没想到现在见到了真人还是老板。”老徐的谦和，让小王一下子放松了许多，她顺利进了杂志社。可是，刚刚走出校门，小王还没有房子住，加上新来的，暂时没有收入，老徐便让小王住在工作室。这里没有床，只有沙发，老徐担心小姑娘睡沙发不舒服，于是便让内勤特地给小王买了张床。看到床搬来的那一刻，这位沈阳姑娘感动得哭了，老徐微笑着对她说，“以后这里就是家。”

准备拍跟金融危机有关的喜剧片

老徐喜欢DIY，公司的纪念品，小到手拎袋，老徐都亲自设计。经过一年多的经营，《开啦》的形势相当不错，固定读者已经超过200万，赢利更有数百万，开玩笑的时候大家都称呼她“小富婆”。

今年8月奥运期间，老徐去美国度假，她也给自己的员工放了个大假，而且薪水照发。从美国回来后，老徐给每个员工准备了一份礼物，都是大家喜欢的，谁喜欢什么颜色，老徐都清清楚楚，记性之好，让她的员工很是佩服。

老徐在满足大家经济需求的同时，增加了感情投入，她期望告诉所有人，她不是什么明星，只是一个普通的老板而已。有人感冒生病了，她总是用责备的语气赶人回家，不要传染给别人，她甚至还帮手下介绍对象。

大家都说，这里很像家，因为老徐丝毫没有明星架子，甚至和大家打成一片，让所有人都感觉在这里工作很轻松，

一点也不压抑。这是老徐的管理哲学，很人性。“我没想过杂志社的未来，结果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享受过程，这是生活的态度，崇尚‘乐活’！”

平日里，老徐不施粉黛，大大咧咧，她喜欢张弛有度地工作，跑去美国度假，还把皮肤晒成了小麦色，老徐说，她喜欢晒太阳，这种感觉很好。“我不喜欢随便高调，无论谈论美容、服装还是男朋友，都是没意义的事情。”

在徐静蕾看来，专注于工作才更有意义，她不仅对事情要求严格，对自己更是苛刻，主编忙上手了，她的思绪便开始在电影上转悠着，准备拍一部跟金融危机有关的喜剧片，“我想我会尝试一下喜剧片，也许我不是那么适合去做喜剧，但是我会努力，最后做成冷笑话也无所谓，至少我尝试过。”徐静蕾就是这么一个勇于尝试的角色，她说自己永远跟着感觉走，现在灵感来了，就要猛地抓住它。

在她眼里婚姻只是张白纸

徐静蕾的感情世界一直是个谜，像她这样可以说完美的女子，该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伴侣人选，而熟读唐诗三百首的徐静蕾骨子里也是浪漫的。

也许是跟年少轻狂有关，徐静蕾曾坦白说她的初恋是很失败的，“我爱你，你不爱我，那我就祝你幸福，你需要我帮忙我会尽我的全力去帮你，不管是我现在还爱你，还是我曾经爱过你，我都会认为你就是我的一个亲人，因为毕竟我曾经对你有过这种情感。”她的诗性和失意跟着她走过青春期的疼痛。

她也曾经期待艳遇，她自嘲似的回忆着自己当年的假象：

遇见个大帅哥，人品端正，幽默风趣，在路的那端等着她。然而，时光的飞逝总如白驹过隙，经历过二十的大好年华，徐静蕾还是没有遇见她所谓的艳遇，所谓的可遇不可求，甚至在旅美的过程中，她也选择在梦里编织美好。老徐在BLOG的怪调也曾引起过一些争议，她不以为意，“我写的都是心灵深处最直接的表达，不管别人怎么看，我只是还原最真实的想法，这样也简单，不用动脑子。”

可见徐静蕾早已蜕变成心智成熟的女子，即使对着媒体遮遮掩掩她和黄觉的恋情，也无法动摇她内心的这份坦荡了，在她眼里婚姻只是张白纸。

“二十岁的时候，觉得结婚简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。现在结不结婚，对我来说真的无所谓了，真要结了婚，我觉得自己和婚前也不会两样。如果说我是不婚主义者，那肯定也是无所谓结不结婚的那种。最重要的是爸爸妈妈都很开明，也不逼婚，我自然逍遥快活着再说！”

这份坦然也引起了粉丝的共鸣，正如她可以大胆地说起“性”也是一种深沉的态度，她引用古籍和外国的性学调查，论证和哀叹现代人生命力的衰弱和退化，张扬一种自然、健康的生命形式。

她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好避讳的，毕竟都三十五岁了，不是小女孩了，她渐渐收起一颗浪漫的心，相信爱情是相濡以沫的，是需要细水长流的，“我现在生活得很安逸，每天中饭都在家吃，客厅里还摆着一张乒乓球台，没事的时候就跟老爸切磋几板……”她说自己很享受这样的状态，安宁祥和，香气四溢。就像她给人的感觉一样，一种永远不会褪色的美。

谢绝转载、上网 孙携

中国建筑工人非洲兜售男用卫生巾

大家都知道卫生巾是女人的专用品，而有一个在非洲苏丹做小工的来自中国河南省商丘市的小伙子，却非常成功地把卫生巾卖给了男人们使用，并且靠此发了财，两年赚了二百多万！

天气太热打工小伙下身受苦

1985年6月，许学庆出生在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龙山村九组。2003年，高考落榜的他，进了镇上的玻璃厂打工。超长的工作时间，一个月仅五六百元的工资，让他很不满意，他做梦都想着如何挣更多的钱。

2006年1月，宁陵县劳务输出公司面向社会招聘工人到苏丹搞建筑。许学庆觉得自己摆脱贫困的机会来了！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，并向亲朋好友借了1.2万元交给公司作为培训费和办证费。经过劳务输出公司两个月的各项培训后，他与之签订了3年的劳务合同。2006年3月28日，他和本县另外27个老乡，跟随负责人一起到了苏丹。随后，他们被公司安排到北喀土穆市郊外一个大型工厂的建筑工地上干活。

直到此时，许学庆才知道这里的钱并不是那么好挣的，仅仅炎热、潮湿的气候就让人难以适应。这里常年平均气温都在38摄氏度左右，而眼下正是苏丹最热的时节，正午的室外气温高达45摄氏度。工地上钢筋被骄阳晒得滚烫，汗水

滴在上面都会发出“吱吱”的声响。在这个只有男人的工地上，他们每天就穿一条短裤工作，可身上还是汗流不止。他没有技术，只能做打杂的小工，每天干着笨重的体力活，可收入还是不如人意。

一天晚上，许学庆觉得自己的生殖器疼痛难忍！他悄悄地告诉了同村老乡唐杰，没想到唐杰及其他老乡都有和他同样的感觉。

原来，他们因为上班时只穿着短裤，身上不可避免地会沾满灰浆、水泥和沙子，这些碱性物质混合着汗水流到下身，加之上班时间不停地活动摩擦，就造成了下身皮肤发红，甚至肿痛。为了缓解这种症状，他们只有每天晚上用热水加适量的食盐洗澡，再买些消炎的外用药涂擦。可没过多久，他们的下身还是被摩擦得破了皮，洗澡时就连盐水也不敢再用了，难受得连短裤都不想穿。令许学庆感到害怕的是，听在这里干的时间长的工友说，这里的建筑工人每个人都患有或轻或重的外生殖器方面的疾病！

这天晚上，电视上一则卫生巾的广告触发了许学庆的灵感：女人用卫生巾是生理需求，同时又能起到保护外生殖器的作用，我们现在的痛苦可不可以通过用卫生巾来缓解呢？

果然，几个工友使用过后，感觉既不影响干活，生殖器也不再那么难受了，于是开始向许学庆购买。在他们的影响下，身边的工友慢慢地都用了起来。很快，许学庆买回来的卫生巾便全部卖完了。

2006年7月底，许学庆因为加班时间多，挣了2500美元。他打算向老乡借钱，正式开始做卫生巾生意。没想到，他向老乡们借钱时，老乡们都已把

工钱汇给国内的家人了。无奈，许学庆只得想办法节省成本。他想：如果我直接向厂家要货，价钱就低得多，还节省运费，不就可以多赚钱了吗？他找出前次买回来的卫生巾袋子，记下生产厂家的电话号码和地址，然后与厂家联系。经过讨价还价，最后以每袋18元人民币(以下计算单位均为人民币)的价格成交。他把自己的全部工钱都用来购进卫生巾，再以每袋25元的价格卖出，一袋就能赚7元钱。这一批货，许学庆就赚了7000多元钱！

然而，新的问题又来了。工友们每天上午、下午各使用1片卫生巾，每天用2片的话，很多人都会觉得太贵了——用某些工友的话说：“人家女人就每个月的那几天用，我们却天天用，太浪费了！”许学庆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，感到当务之急是降低成本和售价！他和生产厂家取得联系，要求厂商按他的要求，设计一种适合男人用的既经济又实惠的卫生巾。比如，男式卫生巾需要比女式卫生巾更宽，以便保护下身更多的部位；边缘要加厚，以阻止上身的汗水和灰沙掉入裤裆……而同时，男式卫生巾不需要像女式卫生巾那样使用具有超强吸收能力的材料，更不需要添加香料。这样改进，成本自然就降低了不少。厂商按他的要求做好样品后，成本价降到每袋卫生巾(10片装)7元钱，而他亲自试用后感觉很好。

2006年12月，许学庆在结算了第二季度的工钱后，毅然辞了职，全身心地投入到生

意中。他在工地附近租下了两间民房，并在房间里到处堆放男式卫生巾，迫使自己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，就想赶快把它们推销出去！当他把第一批男式卫生巾送到工友们面前时，大家一看是为他们“量身打造”的，售价又一下从25元降到了10元，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。一袋卫生巾一个人可以用3至5天，每人一个月至少需要6至8袋，而这个建筑工地有700多名工人！许学庆一袋能赚3元利润，一个月下来，他就在这个工地上赚了1.5万元。

于是，许学庆又开始在网上搜索各“驴友”团队，向他们推销男式卫生巾。许多“驴友”都觉得男式卫生巾太不可思议，并对该产品产生质疑。许学庆便把男式卫生巾的照片发在网上给“驴友”们看，还给他们快递了试用品。很快他就得到了“驴友”的回馈消息：愿意团购男式卫生巾！

把卫生巾垫到“驴友”脚底下

经过几番努力，许学庆首先与承包土方的中国工头阎平武签订了合同。一个月以后，阎平武所在的工地打开了市场，销售数量达到了4000多袋。2007年7月，他又和北喀土穆市另外10多处大中型建筑工地的工头或领班签下了合同。至此，他的月利润已达到了八九万元！

2008年1月，许学庆又在网络上发现了新的商机——一些喜欢参加户外拓展运动的大学生和白领阶层，把登山、探险、露营、野餐和徒步旅行融为一体，自称“驴友”。这些“驴友”长时间地登山、行走，以致脚底出汗，造成行走十分不便。可一般的鞋垫不但不能达到吸汗的作用，走路时间久了，鞋垫还会跑出来。有一次，许学庆发现一个女“驴友”居然偷偷地把卫生巾当做鞋垫，因为它既吸汗，又

除臭，还能达到固定的效果，走起来也很舒服。有了这个发现后，许学庆心想：卫生巾既然可被女“驴友”做鞋垫，从功能的角度说自然也可以被男“驴友”用做鞋垫！大庭广众之下使用女式卫生巾很不雅观，可如果使用男式卫生巾，不就免除了尴尬吗？

于是，许学庆又开始在网上搜索各“驴友”团队，向他们推销男式卫生巾。许多“驴友”都觉得男式卫生巾太不可思议，并对该产品产生质疑。许学庆便把男式卫生巾的照片发在网上给“驴友”们看，还给他们快递了试用品。很快他就得到了“驴友”的回馈消息：愿意团购男式卫生巾！

在网上做成了第一笔生意后，许学庆大受鼓舞，他又在网上搜索到了北喀土穆市的多家旅游公司，以销售提成的方式，通过旅游公司向“驴友”们推销男式卫生巾，结果同样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但考虑到顾客的经济承受能力，他又要求厂家降低男式卫生巾的生产成本，使得每袋(10片装)的售价降到了8元，这样顾客就不觉得贵了。如此一来，他的市场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，生意越做越旺。

到2008年10月，许学庆已靠卖男式卫生巾赚了220万元人民币，并把其中一部分寄给了家人，使得家里成了当地有名的富裕之家！他还准备把男式卫生巾卖给非洲、东南亚以及国内高温地区的建筑工人，把生意做得更大更强火！

谢绝转载、上网 邹卫辉 张海鹏